

《资本论》 学术论文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资本论》学术论文选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
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文章选编

《〈资本论〉学术论文选》编辑组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3年·沈阳

2637/07
《资本论》学术论文选

Zibenlun Xueshu Lunwenxuan

《〈资本论〉学术论文选》编辑组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丹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6,000 开本: 787 × 1092 $\frac{1}{32}$ 印张: 7 $\frac{5}{8}$

印数: 1—4,7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关丽 责任校对: 王莉
封面设计: 刘丽菲

统一书号: 3090 · 684 定价: 0.89元

目 录

关于提高《资本论》的教学和科研 水平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 陶大镛 (1)
从马克思对《资本论》法文版译文的 修订看《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 陶秉福 (24)
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华中师范学院 张贻先 (42)
论商品价值量的决定	西南师范学院 刘之林 (50)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规定性的若干问题	武汉师范学院 邓国春 (67)
浅谈商品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 规定性及其特点	沈阳师范学院 吴凤林 (85)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 不可动摇	江西师范学院 王初根 (96)
试论剩余价值的社会性质	陕西师范大学 宋斌成 (111)

剩余价值是一般范畴吗？

..... 福建师范大学 林 健 (127)

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剩余价值

为什么会有利润范畴

.....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 刘恒飞 (140)

试论劳动产品和生产劳动

..... 南京师范学院 顾士明 (154)

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

和国民经济的部门分类

..... 东北师范大学 曹序 祖云才 (167)

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本内容

..... 东北师范大学 王千一 (182)

准确理解划分再生产类型的界限

..... 牡丹江师范学院 刘迎秋 (196)

对有关固定资产更新问题的一些认识

..... 贵阳师范学院 潘治富 刘绍唐 (211)

如何在《资本论》教学中促进学生

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 福建师范大学 曲 平 (224)

后 记.....《〈资本论〉学术论文集》编辑组 (239)

关于提高《资本论》的教学 和科研水平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 陶大镛

今天，我想讲一讲《资本论》教学和研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着重谈些具体问题，也涉及一些理论，试图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供大家讨论时参考。我也将从这次讨论中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

我自己也多年没有专门搞《资本论》的研究工作了，最近几年搞了一些，看了一些国外的书刊，眼界和思路就开阔一点。所以，今天我想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谈一些商榷性的意见。从综合性大学到师范院校，政治课的教学究竟如何改革，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也涉及我们《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认为，《资本论》研究可以起一个带头作用，因为《资本论》的科学体系是谁都推翻不了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在课堂上有些学生对《资本论》研究这门课不大感兴趣呢？这就要求我们来解决这么一个问题，使学生对它能感兴趣，然后听得下去。现在的学生，他们都是刚学完政治经济学，接着又听《资本论》研究课，觉得两者差不多，所以不大感兴趣。我们怎样使学生学完了政治经济学更愿意听《资本论》研究课？这个任务相当艰巨。这里边有教学上

的问题，也有科研上的问题。今天我想围绕这个中心，谈一点个人的意见。下面，主要讲四个问题：

一、向《资本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先讲广度。现在一般都讲解《资本论》的前三卷。严格说来，应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从教学安排上来看，第一卷确很重要。恩格斯在晚年，（1895年3月16日）给奥地利一位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维克多·阿德勒的信中讲过：你要弄通《资本论》，要了解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前，最好先把第一卷中主要的东西再读一遍。我们现在重视第一卷，这是对的，但是，过去对第二卷、第三卷在教学中摆的位置是否恰当呢？这次大家可以交换意见。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家对第二卷比较重视了，这是因为国内经济理论界响应了中央的号召，重视了再生产问题的研究，但是，对第三卷似乎还重视得不够。恩格斯在整理第三卷的时候，于一八八五年给一位《资本论》的俄文译者尼古拉·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曾谈到第三卷的重要，提到这是他所读过的著作中最惊人的著作，甚至胜过《资本论》第一卷。我个人也觉到第三卷很重要，特别是联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看，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第三卷里面的问题千万不能忽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你不了解第三卷，就很难理解这些现象。比如，平均利润率是不是下降了？怎样理解马克思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第一卷和第三卷是否有矛盾？关于“转形问题”直到现在西方学术界还在争论。如果学生学

了第三卷，就能对这些基本问题以及绝对地租等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些问题都在第三卷里提出来了。我们应该考虑一下，第三卷在教学中的位置到底怎么摆才好。我了解不太多，只知道在多数高等院校里，《资本论》研究是一学年的课程，第一卷要学一学期多一点，第二、三两卷总共不到一学期，第三卷所占的学时就更少了。但是，大家看看第三卷的份量，第三卷中的理论问题特别多，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我没有考虑好，需要大家来研究。当然，这里面涉及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从实际出发，现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志已经很辛苦了，教第一卷大家比较熟悉，第二卷现在也比较熟悉，对第三卷，就讲得比较少了。我过去带研究生，也是第一卷讲得多，第三卷就比较少，这是个薄弱的环节。这个薄弱环节，现在却被一些资产阶级学者钻空子了。因为，这里薄弱，他们反对《资本论》，就从第三卷来开刀。我们怎么反驳他们呢？这里就有一个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问题，这样也逼得我们非上马不可。还有一点，就是第四卷要不要讲？现在讲第三卷都觉得吃力了，再加上第四卷，怎么办？第四卷要上马，怎么办？当然，就《资本论》第四卷而论，从中国到苏联到日本，从全世界来看，都研究得不深。拿苏联来看，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科学工作者尽了很大的努力，严格遵照马克思手稿的本来面目，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新版本，把考茨基的旧版本彻底改正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共出了三个分册，这是不容易的。因为，马克思手稿上的笔迹，原来只有恩格斯看得懂，恩格斯教了考茨基，现在苏联也有专家可以

识别这些笔迹了，当然那也是极少数。所以，对《资本论》第四卷的整个研究，在苏联出版的书也不多。我们中国现在有些同志在努力，已经走在前面了，这是难能可贵的。第四卷为什么重要，等一会儿我再讲。严格说来，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实际上是从第四卷开始写起的，到后来才以现在这个形式发表出来。马克思原来的创作计划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总题目，先对资产阶级的整个经济学进行了总的批判，然后再来写《资本论》。《资本论》的名称就是在创作《剩余价值学说史》（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确定的。在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里边曾讲到这个问题。但我考虑，如果讲授《剩余价值理论》要增加很大份量，教学上的负担很重，在这个过渡时期该怎么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目前要四卷都上马，恐怕不行，是否可以先讲《反杜林论》中的“批判史论述”这一章，作为第三卷之后的一个补充。这样，《资本论》的教学内容就完整了。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跟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结合起来。现在世界上，东方和西方，仍然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立。当然，还存在着其他经济学的流派，但主要是两大流派。有的挂了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宣扬的却是改良主义那一套东西。战后东西方的经济思潮，似乎有一种融汇的趋势。现在，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面的某些东西；另一方面，有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也在不自觉地吸收资产阶级经济学里面的某些东西。建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我国有了新发展，但从近年报刊上看到，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某些概念，我们也不自觉地拿过来了。例如“起飞”这一个词，原来是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在他提出的所谓“经济成长阶段论”中使用的。目前在我们的报刊上也都采用起来了。要知道，罗斯托是当代资产阶级学者中反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一个，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本来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论，并且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统一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这六个阶段，“起飞”阶段只是相当于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产业革命时期，如果我们也随使用“起飞”这一概念，好象我们的工业化也相当于“起飞”阶段，这就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给贬低了！还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的《经济学》，现在已有中文译本。他在该书最后一部分论述经济理论的演变时，就胡说“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对马克思的学说攻击得那么厉害，竟然诽谤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最不持久的部分”。可是上海的一家小报却搞了个“世界名著选译”，选译谁呢？就选译萨缪尔森这本《经济学》中的个别段落，岂非咄咄怪事！现在看来，对第四卷要学，看看马克思是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现在没有条件上，是不是今后应该创造条件再上，使学生全面理解《资本论》的科学体系，不要轻信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使他们的兴趣转过来，学了《资本论》，可以批判地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能看到它的本质，不光晓得它的一些古怪的立论就够了。我们研究《资本论》要

理直气壮，《资本论》是科学，是真理，我们可以同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进行对比嘛。总之，对第四卷，我们过去还不十分重视，是不是今后应该向广度、深度进军。广度主要是向《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卷进军，至少要准备进军。当然，我们的任务比较重，但我们必须打开一个新局面，这样对提高《资本论》教学的质量，对于打破旧框框，对于扭转学生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偏好，可能起一定的作用。我建议《资本论》研究会要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合作。今后在介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时候应加上一些必要的评述。当然，我们过去“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吸收，如在《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中，就有不少具体的资料值得我们借鉴。年轻人比较好奇，对我们座上的各位看来，“边际效用论”并没有什么可取，但年轻人从未接触过，他们就非常感兴趣。过去我们在学生时代，初学时也感兴趣，后来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学习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认识到它完全从主观出发，并没有科学根据。现在有些学生不是这样，学说越是新奇，论点越是古怪，他们就觉得越好。年轻人思想活跃，我们不能光是责怪他们，他们要放眼看看世界，这是好的，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只看成“百花”中的一朵，这就把马克思经济理论降低到一般资产阶级经济流派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第四卷，看一看当年马克思是怎样对待、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的一些东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他的劳动价值学说一样，都是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的基础上，然后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如果

认为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全无可取，这也未免有些武断。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那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不是什么也不行？我看也不是，例如，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等，从整个体系看，是不科学的；但是，他们对某些现象的论述和分析，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所以，对讲授《资本论》第四卷这个问题也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

从深度方面来看，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有关《资本论》解说、讲解或释义一类的新书，虽各有优点，毕竟大同小异，它们主要还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多半是根据前者）来进行解说，我认为最好还应充实一些具体的资料。从实际需要来看，象典故注释、难句试解等还要继续搞，如能追查到出处就更好了。我考虑可以从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从人物的角度着手，另一方面则从专题的角度着手。比如，我们把马克思对魁奈的研究，对斯密的研究，对李嘉图的研究等等都加以吃透，一个又一个，就有一大串，这样的研究就比较深入了。那末，将来讲到《经济表》或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就好得多了，对大家就有帮助，就深入了。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对魁奈这样一个人物下了许多功夫，如果搞清楚马克思研究《经济表》和重农学派的来龙去脉，对将来讲授第四卷肯定会有帮助。这不一个人能胜任的。最好能大家分工来搞。复旦大学吴斐丹教授去年逝世了，他是一位老专家，对魁奈研究了好多年，才出版了一本《魁奈选集》，这很有贡献，我们可以分头来努力。只要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研

究，就可以深入了。其次，可从专题方面来研究。比如：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对价值形态的研究，对地租形态的研究，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也都下了很多功夫，为了了解俄国社会经济形态，他又学了俄文。对这些问题，大家都深感兴趣，但这方面的著述很少，文章也很少，如果能深入探索，研究《资本论》的局面就打开了。特别是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同我们关系更加密切。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至今争论不休。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说是指原始社会，有人说是指奴隶社会，也有人说是指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有人说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依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了解东方官僚政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可能有所启发。我们必须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对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作出正确的判断。又比如，一九七六年是《国富论》发表的二百周年，国外写了大量纪念《国富论》的文章，对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热潮，其中也涉及马克思对《国富论》的研究，而我们并不了解。对这方面的情况很闭塞，就影响到我们的深入研究。我们应该认识到：现在研究的领域很宽，如果我们的研究只局限于《资本论》三卷，我们的研究成果就难于超过国际水平。所以，我们要有雄心壮志，要下决心，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十年八年，敢于向难题、专题进军，就是说，我们要向《资本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广度——主要针对第三卷、第四卷；深度——主要是深

入专题、专人的研究。这样，局面就容易打开，在《资本论》的研究领域里，也会百花齐放，各种鲜花都开出来了。不要老谈为什么《资本论》从商品开端，纠缠在是简单商品、还是资本主义商品，咬文嚼字，反而使大家感到空气很沉闷。要知道，我们现在对《资本论》的研究还不广不深，还有很多精神财富可以挖，我们为什么不赶快把它挖出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放眼世界，了解国外研究动态

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这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来搞。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以后，出版了一个《〈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大家可以从里面得到一点。我来开会之前，收到东北师大编的一本资料，介绍战后日本研究《资本论》的情况，我觉得这个资料虽然是第一集，但是个开端，里面有些资料介绍一九四六年以来日本研究《资本论》的情况，对大家研究《资本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类似这样的材料，例如对苏联研究《资本论》的现况，我们还了解不多，是否也可以搞一点。苏联有些学者还是扎扎实实在搞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有些成果，我们应该想办法通过合适的渠道来介绍一下。我最近看了一些苏联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料，还是多少保持当年瓦尔加研究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那个传统。瓦尔加曾经犯过错误，但他在早期，甚至在五十年代，他的学说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西方国家也有较大影响。《资本论》研究会是否可以同有关部门商量一下，搞一点俄文的资料。另搞一个东欧各国的，一个西方世

界的，将来可以由各研究单位分工合作。这样，我们对外国《资本论》研究的情况就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举个例子，关于价值学说，我们讲授《资本论》，要维护劳动价值论，这是个关键，剩余价值学说就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的。如果劳动价值论一动摇，那末，整个《资本论》的科学体系就站不住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我们，也从这里入手。我们现在要捍卫《资本论》体系，就要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可是，过去我们了解得不多。实际上，《资本论》出版以后，资产阶级学者一直把矛头指向劳动价值论，从经济学说史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资本论》第一卷是一八六七年出版的，到了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七十年代，刚好就是各派庸俗价值论出笼的时代，真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带头的是奥地利学派，其次是以英国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和以美国克拉克为代表的边际生产率学派。此外，还有新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尽管他们的理论根据不同，但矛头都是针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这股浪头已经过去了，可以说已经销声匿迹了。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两股浪潮：一个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斯拉法，他是专门研究李嘉图经济思想的，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几乎搞了一辈子，编出了十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在六十年代，他就提出了《用商品生产商品》，这本书我们已经翻译出来。差不多有几十年，资产阶级学者都不探讨价值理论，只谈价格问题，他们认为“价值”这个东西在社会现实里面是不存在的。在一般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中，现在多不涉及价值理论。而

斯拉法却提出“用商品生产商品”，提出一个“标准商品”，认为用某一种“标准商品”可以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他用一系列的公式，声称是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来“恢复”价值学说的本来面目，进而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实，他还是用物的关系来代替人的关系，本质上仍是一套价格理论而已。对这样一股潮流，对当代资产阶级学者怎样对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问题，我们至少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西方世界反对劳动价值论的声浪更高了，甚至还包括“左派”阵营，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怀疑起劳动价值学说来了。象在西德，有个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就认为科技革命大大提高了利润，劳动价值论的前提已不存在，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科技。对这些谬论，我们当然要反驳，但要反驳，至少就得有所了解。还有象英国共产党中的几个理论家卡特勒等四人，合写了一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今天的资本主义》，共有两卷。他们就认为，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直接劳动者已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已不存在。对这类观点，我们可加以评述，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理论队伍强大了，就可以把他们驳倒。总之，拿劳动价值论来说，我们对西方的这些“新见解”不太了解，来讲授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就显得干巴巴，缺乏战斗性。你如果了解了，在上课时一方面给同学讲授《资本论》的体系，同时批驳这些谬论，同学们不是就感兴趣了吗？当然，这样做，就要下功夫，至少要了解国外的研究动态，并且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至于到底讲不讲，讲到什么程度，这要根据各院校的实际情况，不能

“一刀切”。这样，至少可以打破学生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迷信。还有一个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也争论得很厉害，这就是“转化”问题，即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事实上，它是个老问题，在十九世纪末，庞巴维克在他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中，就责难《资本论》的第一卷同第三卷有矛盾，说什么第一卷上提出商品交换是按照价值，第三卷上又提出是根据生产价格，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其实，他并不真正懂得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这个基本的道理。直到现在，我们国内学术界对“转化”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称为“转形”问题）就注意得不够，国外也没有很多人在这方面真正下过功夫。但是，萨缪尔森就抓住这个问题攻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大肆污蔑劳动价值论的“缺点”和“局限”，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怎么可以置之不理呢？最近，国内有些同志对这类问题已在进行深入研究，这是值得高兴的。只有这样，我们《资本论》教学和科研的水平才能提高，才能达到甚至超过国际水平。另外，再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例，现在西方学者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熊彼特。他是庞巴维克的门生，在西方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长期讲授经济思想史，留下一部遗稿《经济分析史》，国内有人正在翻译。熊彼特本人当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这本书还有独立见解，他在某些方面提出的一些看法值得参考。他所宣扬的所谓“创新”理论，是很反动的。在他看来，社会上只有在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企业组织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实现“创新”（或“革